

※ 書目文獻 ※

吳梅村詞讀札

譚苦盒*

清錢振倫〈示樸齋駢文續存·存素堂詩稿序〉：「國初江左詩人，以太倉吳梅村為首，觀其舉牢萬有，凌轢百家；感遇蒼涼，子美流離之詠，言情婉轉，樂天諷諭之吟。論者謂：宗法三唐，則取涂較正；熟觀諸史，則徵典不蕪；非徒以縛旨攤才、綺詞流韻，誠騷壇之尊宿，為樂府之中聲。」¹然事實上，「對於吳梅村這樣一位大家，迄今為止的研究可以說剛剛起步，不足是很明顯的，很多研究是重複性的，很多重要問題卻沒有涉及，不說別的，光是梅村不少詩作所反映的時事和涵義就沒有真正搞清楚」²，其詞什亦然。筆者今從梅村詞內揀取數闕，或考其撰年，或徵其本事，拋磚引玉，以期深入吳梅村之研究。

一

《梅村家藏藁》卷二十一〈江城子·風鳶〉：

柳花風急賽清明。小兒擎，走傾城。一紙身軀，便欲上天行。千丈游絲收不住，才落地，條無聲。憑誰牽弄再飛鳴。御風輕，幾人驚。江南二月聽呼鷹³。趙瑟秦箏天外響，彈不盡，海東青。⁴

* 譚苦盒，中國清代文學研究會研究員。

¹ 〔清〕錢振倫：〈示樸齋駢文續存〉，錢仲聯編：《明清詩文研究資料輯叢》（長春：吉林文史出版社，1990年），頁152。

² 葉君遠：《吳梅村傳·後記》（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2012年），頁303。

³ 清人靳榮藩所註《吳詩集覽》卷十九〈江城子·風鳶〉引張如哉曰：「後段『江南』上少二字，與蘇子瞻、謝無逸諸詞不合，疑漏刻『草長』二字也。『江南草長，群鶯亂飛』，邱希範語。」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8年），第1397冊，頁228。

⁴ 〔清〕吳偉業：《梅村家藏藁》，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，第1396冊，頁160。

靳榮藩《吳詩集覽》卷十九云：「此詞似為阮大鍼而作。大鍼扳附魏闈，身麗逆案，所謂『上天』、『跌地』也。南渡僞立，為馬士英所援，蟒玉巡江，所謂『牽弄』、『飛鳴』也。至『呼鷹』、『海青』，固為襯貼『鳶』字，然『風鳶』即風箏，故用『箏』、『瑟』字，而又以『箏』、『瑟』暗襯『阮』字也。又大鍼字圓海，故用『海東青』字。」⁵前人詠風鳶之作多托物以警世或諷世，例如《元氏長慶集》卷二十五〈有鳥〉其七：「以紙鳶諷刺假借他人之力高攀者。」⁶又如明人「朱元介少宰風箏詩十首，皆譏世作，……點破世態」⁷，故謂吳詞「通首諷刺」（《國朝名家詩餘》引孫豹人之語），或不誣也。「詠物詞貴有寓意」⁸，然如僅從「詠物」角度來看，吳詞亦佳作矣。

顧祿《清嘉錄》卷三：

紙鳶，俗呼鷓子。春晴競放，川原遠近，搖曳百絲。……清明後東風謝令乃止，謂之「放斷鷓」。……褚人穫《堅瓠集》云：「吳中小兒好弄之，……春日放之，以春之風自下而上，紙鳶因之而起，故有『清明放斷鷓』之諺」。《常昭合志》：「兒童放紙鳶，以清明日止，曰『放斷鷓』。」……吳穀人《新年雜詠》小序云：「杭俗，春初競放燈鷓，清明後乃止。諺云：『正月鷓，二月鷓，三月放個斷線鷓。』」⁹

江南俗尚「清明放斷鳶」，吳詞所詠及者乃「江南二月」，故以「賽清明」言之。風鳶為兒童所擊，傾城遊走，「川原遠近，搖曳百絲」。然其風鳶之製不一，內有可作「飛鳴」者。顧祿《清嘉錄》卷三：「紙鳶，……以竹蘆黏簧，縛鷓子之背，因風播響，曰『鷓鞭』。……楊韞華〈山塘櫂歌〉云：『春衣稱體近清明，風急鷓鞭處處鳴。忽聽兒童齊拍手，松梢吹落美人箏。』案：唐（宋）高承《事物紀原》：『紙鳶，其製不一，……以竹為絃，吹之有聲如箏，故又曰「風箏」。』明徐充《暖姝由筆》謂：『紙鳶，鷓子也。一曰「風箏」。』……懸絲鞭於上，輒作悅耳之音。……今俗札作人物、故事、蟲介諸式，……且作鷹隼、鴻鴈之形，呼曰老

⁵ 吳偉業撰，靳榮藩註：《吳詩集覽》，頁 228。

⁶ 薛天緯：《唐代歌行論》（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2006 年），頁 332。

⁷ [明] 姚旅：《露書》（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08 年），頁 91。

⁸ 蔡楨：〈柯亭詞論〉，張璋等編：《歷代詞話續編》（鄭州：大象出版社，2005 年），頁 655。

⁹ [清] 顧祿：《清嘉錄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6 年），頁 55-56。

鷹鷂、鴈鵝鷂。」¹⁰ 此類風鳶飛於空際，「因風播響」，一旦「千丈遊絲收不住」，「才跌地，倏無聲」。「跌地」之風鳶被「牽弄」而起，再次「飛鳴」，「浩浩乎如憑虛御風」，令人驚喜不已。而其盤旋翱翔，形似蒼鷹，「江南草長，雜花生樹，群鶯亂飛」，不免令人生出「呼鷹逐獸」之想。其聲則如「趙瑟秦箏」所彈奏的一曲「海東青」。楊允孚〈灤京雜詠〉：「為愛琵琶調有情，月高未放酒杯停。新腔翻得〈涼州〉曲，彈出天鵝避海青。」原註：「〈海青拏天鵝〉，新聲也。」¹¹ 田藝蘅《留青日札》卷十九：「今鼓吹中〈鎖刺曲〉，有名〈海東青撲天鵝〉，音極嘹亮，蓋象其聲也。此北鄙殺伐之聲，乃元曲也。元之鷹房養禽，名曰海東青。每放之以獲天鵝，……海東青，鵠之一種，亦名白鵠。……能以小擊大，食天鵝。」¹² 此曲「歷來受到群眾相當廣泛的愛好。……明朝人簡稱此曲為〈拿鵝〉。……到了後來，此曲除了仍然在琵琶上彈奏外，同時也已被器樂合奏所吸收」¹³，「《絃索備考》中收錄了此曲，曲名〈海青〉，是胡琴、三絃、箏等絃樂器合奏的分譜，……〈海青拿天鵝〉一曲結構龐大」¹⁴，故云「彈不盡」也。

摹繪事物窮極精巧，描寫民俗盡於善美，「文人賦物之工，神妙竟有逾今日之電影」¹⁵，此正吳詞之佳處也。那麼，有人認為相對於諷刺之意旨而言，「這首詞的意義更在於放風箏景觀的本身」¹⁶，或不足深怪耶。

二

《梅村家藏藁》卷二十二〈念奴嬌〉：

東籬殘醉，過溪來，閒訪黃花消息。小院高樓門半掩，細雨攔干吹笛。側帽狂呼，搗箏緩唱，翠袖悞人立。欲前還止，此中何處佳客。 卻是許掾王

¹⁰ 同前註。

¹¹ 〔元〕楊允孚：〈灤京雜詠〉，〔清〕顧嗣立編：《元詩選·初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7年），頁1965。

¹² 〔明〕田藝蘅：《留青日札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2年），頁361。

¹³ 楊蔭瀏：〈琵琶名曲〈海青拿天鵝〉〉，《楊蔭瀏全集》（南京：江蘇文藝出版社，2009年），第4冊，頁288。

¹⁴ 楊久盛：〈琵琶名曲〈海青拿天鵝〉探源〉，《中國音樂學》，1994年第2期，頁50。

¹⁵ 章士釗：《柳文指要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1年），卷2，頁67。

¹⁶ 于培傑：《漫話風箏》（濟南：山東教育出版社，1999年），頁159。

郎，風流年少，爛醉金釵側。十載揚州春夢斷，薄倖青樓贏得。遍插茱萸，
山公老矣，願影顛毛白。凭高惆悵，暮雲千里凝碧。¹⁷

《國朝名家詩餘》於此調下有題「即事」（鄒祇謨《倚聲初集》卷十七題作「殘醉」），並引尤悔庵云：「此和王維夏詞也。王云：『佳人休笑，從來吾是狂客。』醉態自佳。」王維夏即王昊，字維夏（或作惟夏），號碩園，位列「太倉十子」，著有《碩園詩稿》三十五卷、《碩園詞稿》一卷。前及「佳人休笑，從來吾是狂客」兩語，即見《碩園詞稿》內之〈念奴嬌〉一詞，題作「重九偕子俶九日計登孝威鴻調女郎馮靜容宴集舍弟次谷留英閣」（鄒祇謨《倚聲初集》卷十七題作「九日留英閣宴集」），詞云：「悲哉秋也，一天愁，衰柳敗荷收拾。蠟屐登高衝暮雨，為訪東籬顏色。橘綠柑黃，蟹肥鱸美，此景稱難得。逢時不樂，壽雖千歲何益。

滿座塵尾風流，僧彌法護，看當今誰敵。指點寒花爭笑道，鳳嶺龍山猶昔。銀燭燒殘，玉笙吹徹，醉把闌干拍。佳人莫怪，從來吾是狂客。」¹⁸惟此「佳人莫怪」與彼所引「佳人休笑」稍異。吳詞既為「和王維夏詞」，則王詞與之為前後作當無疑義，如能考出王詞作於何時，吳詞之撰年亦可因而知矣。

《碩園詞稿》所收〈念奴嬌〉有二，一題「重九偕子俶九日計登孝威鴻調女郎馮靜容宴集舍弟次谷留英閣」，上文已齒及，一題「重九偕子俶九日孝威異公憐民鴻調家次谷集眉照上人準提精舍」，詞云：「重陽之日，記當時，留英閣上曾燒紅燭，二十七年俄過矣，不意勝遊還續。禪榻方閒，茶煙乍颺，非復揚州牧。登高徒爾，量愁豈止千斛。寧獨菊醞萸裳，身逢令節今昨殊。歌哭萬事總然同，夢幻莫問，山丘華屋（從叔父增城公時新歿）。更憶秦淮，槐花柳汁，賢輩徒忙碌（白門時舉鄉試，里中多往應者）。何如好友，一樽共坐深竹。」¹⁹據此「重陽之日，記當時，留英閣上曾燒紅燭，二十七年俄過矣，不意勝遊還續」數語，是兩調之撰相去二十七年也，而考相關史料，後者當作於康熙十六年（1677）。

《王巢松年譜》「康熙十六年」條：「是年特設一科，專考太學，闈期在九月，九弟以第七名中式，與星源同遇，……重陽日，子俶、孝威、鴻調、家惟夏、次谷、三兄、七弟暨余共八人，同集準提庵，快聚竟日。次谷為主人，各有〈念奴

¹⁷ 吳偉業：《梅村家藏藁》，頁 162。

¹⁸ [清]王昊：《碩園詞稿》，收入《四庫未收書輯刊》（北京：北京出版社，1997年），第9輯，第16冊，頁548。

¹⁹ 同前註。

嬌〉詩餘一首。是日，書城先生病卒。」²⁰王巢松即王抃，字懌民，號巢松，亦為「太倉十子」。據此自譜，康熙十六年「重陽日」宴集，諸人「各有〈念奴嬌〉詩餘一首」，上引王詞後調即其一也，理據有二：

一者，王譜「書城先生病卒」，王詞「從叔父增城公時新歿」，皆指一人而言，即王瑞國也。《梅村家藏藁》卷十六〈別維夏〉：「庾嶺故人猶未別。」原註：「維夏叔增城公子彥。」²¹《婁水文徵》卷六十三唐孫華〈敕授文林郎廣東增城縣知縣書城王公墓志銘〉：「公諱瑞國，字子彥，別號書城。世為崑山人，後割隸太倉，遂為太倉人。……易代之後，絕意仕進，惟與奉常煙客王公、僉憲魯岡吳公、宮詹梅村吳公交誼至篤。……公生於前明萬曆庚子二月，終於康熙丁巳九月，年七十有九。」²²

另者，王譜「是年特設一科」、「闈期在九月」，王詞「白門時舉鄉試」，皆指一事而言，即康熙十六年九月南京（舊稱白門）所開鄉試也²³。《清實錄》「康熙十六年六月」條：「癸丑，禮部題：『前經九卿議准，御史程文彞疏請本年添行鄉試，今查直隸、江南、浙江三省貢監數多，應各遣官考試，……湖廣、江西歸并江南省，……以入場應試人數計算，於十五名中取中舉人一名，不必另取副榜，於本年九月內考試。』從之。」²⁴江南省即南京。《清實錄》「順治二年閏六月」條：「乙巳，九卿科道會議江南設官因革裁併事宜，……彙疏奏入，得旨：『南京著改為江南省。』」²⁵又「順治二年七月」條：「壬子，……攝政王多爾袞遣書定國大將軍和碩豫親王多鐸等曰：『……南京著改為江南省。』」²⁶

²⁰ [清]王抃：《王巢松年譜》（蘇州：蘇州圖書館，1939年），頁43-44。

²¹ 吳偉業：《梅村家藏藁》，頁144。

²² [清]王寶仁：《婁水文徵》（道光十二年有餘齋刊本）。按：「年七十有九」當係「年七十有八」之訛。張惟驥《疑年錄彙編》卷八：「王子彥，七十九，瑞國。生明萬曆二十八年庚子（1600），卒清康熙十六年丁巳（1677）。驥案：庚子至丁巳應七十八歲。」收入《叢書集成續編》（臺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，1988年），第259冊，頁232。又朱彭壽《皇清紀年五表》「康熙十六年」條：「九月，原任廣東增城縣知縣王瑞國卒，年七十八。」收入《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》（臺北：文海出版社，1983年），第99輯，第981冊，頁319。

²³ 黃崇蘭《國朝貢舉考略》卷一：「康熙十六年丁巳科鄉試，是歲因軍興，開科有鄉試，無會試。」收入魯小俊等校註：《貢舉志五種》（武漢：武漢大學出版社，2009年），頁1086。

²⁴ 《清實錄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年），第4冊，卷67，頁862。

²⁵ 同前註，第3冊，卷18，頁164。

²⁶ 同前註，頁166-167。

王詞後調之題及註既與王譜所載相扣合，則其必為康熙十六年「重陽日」宴集作也。據之逆推「二十七年」，則彼前調當作於順治七年(1650)「重九」，梅村和詞之撰年宜在稍後不久也。

關於吳詞所寫，靳榮藩《吳詩集覽》卷二十以為「此亦伎館之作，意不在伎而在友，兼以自詠也」²⁷。伎者，蓋王詞所及之「佳人」「女郎馮靜容」也。《眾香詞·數集》：「馮湘，字靜容，玉峰銷金橋妓，常乘畫舫泛半塘石湖間。」²⁸張雲章《樸村文集》卷十六〈姜君奉世墓碣銘〉：「名娼馮靜容者色藝傾一時。」²⁹另者，《眾香詞·數集》「馮湘」條下引「婁水許旭九日」所撰〈念奴嬌·王子九日同王維夏浦甄玉社長馮靜容較書宴集留英閣〉：「清秋三徑，喜吾徒長嘯，悲歌猶昔。半夜芭蕉窗外響，愁殺梁園賓客。冒雨招朋，開簾出妓，莫遣花狼藉。共凭高閣，儘教痛飲千石。漫數落帽風流，吾生誕降，正庚寅之日。白雁南來聲嚶嚶，萬里雲迷鄉國。銀燭光搖，金爐香暖，更美人吹笛，青衫濕透，笑伊終是狂客。」³⁰此內「開簾出妓」、「美人吹笛」云云，亦指馮伎言也。「古人酬和詩，必答其來意」³¹，吳詞既為「和王維夏詞」，故以「許掾王郎」借指許旭、王吳二人³²，「和詩當和意」，又以「擲箏緩唱，翠袖佷人立」複述「玉笙吹徹」之事。

三

《梅村家藏藁》卷二十二〈木蘭花慢·壽嘉定趙侍御舊巡滇南〉：

仰頭看皓魄，切莫放，酒杯空。記六詔飛書，百蠻馳傳，萬里乘驄。天南碧雞金馬，把枯棋殘局付兒童。雞黍鹿門高隱，衣冠鶴髮衰翁。歎干戈滿地飄蓬，落日數歸鴻。喜歇浦寒潮，練塘新霽，投老從容。菊花滿頭須插，向

²⁷ 吳偉業撰，靳榮藩註：《吳詩集覽》，頁 238。

²⁸ [清]徐樹敏：《眾香詞·數集》（上海：大東書局，1934年），頁 22。

²⁹ [清]張雲章：《樸村文集》，收入《清代詩文集彙編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0年），第 175 冊，頁 127。

³⁰ 徐樹敏：《眾香詞·數集》，頁 22。

³¹ [宋]洪邁：《容齋隨筆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8年），卷 16，頁 210。

³² 《吳詩集覽》卷二十〈念奴嬌〉：「按：許掾，許詢；王郎，王凝之也；此借用。」（頁 238）

東籬狂笑醉顏紅。高館青尊紅燭，故園黃葉丹楓。³³

嘉定趙侍御者，趙洪範也。王輔銘《明練音續集》卷六「趙洪範」條：「洪範，字元錫，號芝亭。天啟壬戌（天啟二年，1622）進士，授湖廣麻城知縣，擢陝西道監察御史，巡按雲南。土酋普名聲叛，兩院俱被逮，洪範賴有力者營救得免。居鄉以醇謹稱。有《西臺疏稿》、《澹叟詩集》。」³⁴《（乾隆）嘉定縣志》卷十：「趙洪範，字元錫，居南城。幼時家極貧，勤學不少輟，登天啟壬戌進士。初令麻城，入為御史，巡按雲南。未期年，土酋普名聲叛，攻彌勒州，道將無備，棄城宵遁，撫臣王伉為樞部所劾，有旨逮問，并及洪範下詔獄，尋釋歸。至國朝康熙間沒。」³⁵其字「元錫」，當為「玄錫」之諱，明崇禎九年刻本《簡平子集》卷六〈得孫初陽函問貽趙玄錫〉可證³⁶。

除了「芝亭」、「澹叟」而外，趙氏尚有別號若干。一者澹然居士、古柱下史，《簡平子集·敘》：「余髫髻時即受知于簡平先生，今閱三十餘載，余既與時迕，甘以林泉老矣，先生年踰七十，猶慨然以天下為己任。……崇禎丙子（崇禎九年，1636）清和日，友弟澹然居士趙洪範頓首謹題。」其下鈐有「趙洪範印」、「古柱下史」兩印³⁷。二者芝田，《（光緒）麻城縣志》卷十三：「趙洪範，號芝田，南直嘉定進士。天啟甲子（天啟四年，1624），任知縣，有惠政，擢御史。」³⁸傳後附梅之煥〈送趙芝田明府入覲〉詩二首。此詩亦見《梅中丞遺稿》卷八³⁹，原係三首，當作於趙氏自麻城「入為御史」之時。

趙氏所撰《西臺疏稿》，亦作《趙芝亭疏稿》，已燬。《纂修四庫全書檔案》卷九百九十七「應銷燬書籍總檔」條：「《趙芝亭疏稿》，一本。係明御史趙洪範撰。因多明末奏章，語有干礙，應燬。」⁴⁰其《澹叟詩集》似亦不傳，《明練音續集》卷

³³ 吳偉業：《梅村家藏藁》，頁162。

³⁴ [清]王輔銘：《明練音續集》，收入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·集部》（濟南：齊魯書社，1997年），第395冊，頁381。

³⁵ [清]程國棟：《（乾隆）嘉定縣志》（乾隆七年刻本）。

³⁶ [明]王道通：《簡平子集》，收入《天津圖書館孤本秘籍叢書》（北京：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，1999年），第12冊，頁744。

³⁷ 同前註，頁686-687。

³⁸ [清]陸佑勤：《（光緒）麻城縣志》（光緒三十年刻本）。

³⁹ [明]梅之煥：《梅中丞遺稿》，收入《四庫未收書輯刊》，第5輯，第25冊，頁314-315。

⁴⁰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：《纂修四庫全書檔案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7年），下冊，頁

六錄其〈首春王研存諸同人社集小樓喜雨限韻〉一詩，或為其僅存之作耶。其云：「生來懶骨髻初星，竹杖芒鞋倚石屏。洛叟來題喜雨閣，橘仙對弈爛柯亭。尊前酒滿初浮白，市上春回未踏青。是處逍遙知有伴，不煩更讀漆園經。」⁴¹ 王研存，即王泰際，行實可參《明練音續集》卷六⁴²、《明遺民錄》卷八⁴³。

關於吳詞，靳榮藩《吳詩集覽》卷二十以為「前段從滇南點染，後段從嘉定點染」⁴⁴。鶴谿公〈練川雜詠〉十六：「天然壘石擬南垣，黃葉青楓想舊園。勝地而今消歇盡，祇留老圃倚柴門。（侍御趙洪範園亭壘石，相傳為張南垣所築，在南城。《吳梅邨集·木蘭花慢》壽侍御云：『高館清尊紅燭，故園黃葉丹楓。』今廢為畦。）」⁴⁵ 鶴谿公，即王鳴韶。錢大昕《潛研堂文集》卷四十八〈鶴谿子墓誌銘〉：「鶴谿子姓王氏，名鳴韶，字鸚起，有薄田在太倉之鶴瀝，因自號鶴谿子，外舅虛亭先生之次子，而西莊光祿之弟也。」⁴⁶ 王氏敘說〈練川雜詠〉之緣起云：「家兄向有〈練川雜詠〉六十首，錢竹汀學士次韻和之，極為博雅。余於戊子之秋復採集雜事續和若干首，亦可少補志乘之略。惟見聞淺陋，詞句鄙俚，不堪步兩先生後塵耳。」⁴⁷ 此云「亦可少補志乘之略」，則其採集之事當為有憑據者，因知吳詞所謂「鹿門」、「高館」、「故園」即趙洪範在嘉定之「園亭」，而非泛稱。《（光緒）嘉定縣志》卷三十：「趙氏園，一在學南，趙洪範關，園中壘石相傳出張南垣手。……張慶孫〈和范潞公太史寓趙侍御園亭〉：『小築成佳勝，憑臨結構工。巖闌紛玉樹，照水炫珠宮。柳翠輕煙裊，苔青細雨濛。鳥從石竇出，人自板橋通。真酒邀林月，揮絃趁竹風。避喧身伴鶴，談俠氣蒸虹。徑曲行防仄，坡危立駭空。做圖勞點染，搢覽起頽癯。雪夜尋梅白，晴秋寫葉紅。遐觀思島嶼，幽訪夢崆峒。情繫千巖裏，

1742。

⁴¹ 王輔銘：《明練音續集》，頁 381。

⁴² 同前註，頁 386。

⁴³ 孫靜庵：《明遺民錄》（杭州：浙江古籍出版社，1985 年），頁 64。

⁴⁴ 吳偉業撰，靳榮藩註：《吳詩集覽》，頁 239。

⁴⁵ 〔清〕鶴谿公：〈練川雜詠〉（民國九年《先澤殘存》本），胡曉明編：《江南家族文學叢編·上海卷》（合肥：安徽教育出版社，2012 年），下冊，頁 10。

⁴⁶ 〔清〕錢大昕：《潛研堂文集》，收入《嘉定錢大昕全集》（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1997 年），第 9 冊，頁 795。

⁴⁷ 鶴谿公：〈練川雜詠〉，頁 9。

心間一壑中。翛然娛永日，擬作浣花翁。』⁴⁸ 范潞公，即范光文，其詩待考。

又吳詞內「萬里乘驄」四字，乃切趙氏陝西道監察御史之身分。《古今類書纂要》卷五：「十三道：浙江、江西、福建、河南、湖廣、陝西、山東、山西、廣東、廣西、四川、雲南、貴州監察御史，俱正七品。……『驄馬』，漢桓典為御史官者，執政無所回忌，常乘驄馬，京師畏憚，為之語曰：『行行且止止，避驄馬御史。』」⁴⁹ 姚希孟《文遠集》卷十九〈趙侍御芝亭〉「驄車所至，山岳震搖」⁵⁰、《明練音續集》卷六侯峒曾〈秦淮水閣同趙芝亭侍御〉「暫陪驄馬亦佳哉」⁵¹、卷七強公室〈贈趙芝亭侍御〉「繡衣曾控玉驄回」⁵² 皆同。其中，姚文「山岳震搖」、強詩「繡衣」亦係御史之典，詳參《古今類書纂要》卷五⁵³。

四

《梅村家藏藁》卷二十二〈滿江紅·壽顧吏部松交五十〉：

拂袖歸來，閑管領、煙霞除目。算得是、與人無競，高飛黃鵠。眼底羊腸逢九坂，天邊鰐浪愁千斛。脫身時、還剩辟疆園，浮生足。樽酒在，殘書讀。拳石小，滄州綠。有風亭月榭，醉彈絲竹。嫩蘚雨抽堂下筍，蒼皮霜洗窗前木。倩丹青、寫出虎頭癡，山公屋。⁵⁴

顧松交即顧予咸。韓茨《有懷堂文藁》卷二十〈吏部考功司員外郎顧先生墓表〉：「先生顧氏，諱予咸，字小阮，松交其號。長洲人。順治丁亥進士，……始為寧晉知縣，……調知浙之山陰，……舉卓異，當內擢，以催科不及格竟寢。又三年復舉卓異第一，乃擢刑部主事。母憂服闋補官，調禮部，尋選授吏部，轉考功司員外

⁴⁸ [清]程其珩：《（光緒）嘉定縣志》，收入《上海府縣志輯》（上海：上海書店出版社，2010年），第8冊，頁619。

⁴⁹ [明]璩崑玉：《古今類書纂要》，收入長澤規矩也編：《和刻本類書集成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0年），第5輯，頁339。

⁵⁰ [明]姚希孟：《文遠集》，收入《四庫禁燬書叢刊·集部》（北京：北京出版社，1997年），第179冊，頁533。

⁵¹ 王輔銘：《明練音續集》，頁381。

⁵² 同前註，頁413。

⁵³ 璩崑玉：《古今類書纂要》，頁339。

⁵⁴ 吳偉業：《梅村家藏藁》，頁162。

郎，……移疾歸。」⁵⁵另據北京圖書館藏《唯亭顧氏家譜》，顧氏生於明萬曆四十一年(1613)十月初四日⁵⁶，則梅村之「壽顧吏部松交五十」當在康熙元年(1662)十月前後。

關於吳詞，程穆衡、楊學沆《吳梅村詩集箋註》以為「詞中有『眼底羊腸』、『天邊鰐浪』，當在其繫獄落職以後也」⁵⁷，靳榮藩《吳詩集覽》卷二十亦謂「前段寫其脫險」⁵⁸，綜計顧氏一生所遇之險，要者有二，一為哭廟案，一為奏銷案。「康熙六年丁未春三月松交予咸自紀」《雅園居士自敘》內云：

〔順治〕十八年辛丑春正月，世祖上賓，數天同痛。哀詔至，撫司集紳士哭臨。會有吳令某私盜漕米，易值以媚撫。諸生某某職踐更者不能平，因訐令諸不法事。撫某疑薦紳與其謀，諸生又以事不白，奔哭孔廟。吳中故習：諸生事不得直，即作〈卷堂文〉，以儒冠裂之夫子廟廷，名曰「哭廟」。撫未之前聞，張皇撫拾，糾諸生驚大行、抗國賦，言言皆反側所為，密以聞，舉朝大震，廷議遣滿部堂按狀。撫恐得實，謀所以自全，因密屬推究，指使預謀者，意屬於余。滿堂諾之，撫遂先檄監司某，具諸生獄。……生首舉余以對，乃不更問，即檄道府逮余，……邏騎促余入滿城，……及至會訊之門，……余因問送揭之事誰首之，薛生曰：「揭出我手，先生不閱，委諸地，我必以白先生，即死不累。」……司官先鞫薛生，唐生、馮生，相繼受刑，皆無所供。……又訊，盡刑諸生，哀號淒惻，余痛若身受。……又提訊，……自是不復訊，不知其竟以大逆定獄詞也，……坐余以指使之律，律縲首，而諸生十八人皆立斬。……有銓司共事賀姓，手持片紙至獄，呼七八囚以往。頃之，賀又來，朗然呼余名，余應之曰：「刑乎？」曰：「否。」出見諸僕羅拜道左，淚盈眸，前語曰：「得生矣。」至訊所，賀先以前呼七八人往，各受杖，移時乃為余解鐵索，傳諭之曰：「奉旨，以汝為本朝官，逆生送揭不看，無他志，釋爾罪，復爾官，毋忽。」咸北向九叩頭，東向長揖

⁵⁵ 〔清〕韓菼：《有懷堂文藁》，收入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·集部》，第245冊，頁593。

⁵⁶ 陸林：〈金聖嘆與長洲唯亭顧氏交遊考——兼論顧予咸與清初三大史獄之關係〉，《藝術百家》，2002年第2期，頁73。

⁵⁷ 〔清〕程穆衡、楊學沆：《吳梅村詩集箋註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3年），下冊，頁875。

⁵⁸ 吳偉業撰，靳榮藩註：《吳詩集覽》，頁235-236。

謝以出。⁵⁹

在哭廟案內，顧氏「以獄詞牽連，陷於縲紲者幾三月，時值盛暑，積汗成膏，瘀血成腐，頸肉與鐵索幾於膠結不分，事雖終白，所罹無妄之災亦甚矣」⁶⁰，「禍甫脫，復以抗糧之罪加三吳，盡上紳士之逋豪末者，請皆廢斥，而仕籍學校為之一空」⁶¹，「顧予咸之不坐哭廟被絞，卒坐奏銷落職」⁶²，故吳詞云「拂袖歸來」、「煙霞除目」。

顧氏落職歸里之後，「傾城求見，雅園三徑肩相摩趾相錯也」⁶³。雅園者，即顧氏所築之園居。《（同治）蘇州府志》卷四十六：「楳林小隱，在史家巷，考功郎顧予咸所居。其東偏曰雅園，水木淳泓。南池、遺意亭尤幽勝，類山居。考功自記云：『里中有曠土，俗呼野園，余拮据數年，粗成小築，易「野」為「雅」，從吳語也。』」⁶⁴ 顧震濤《吳門表隱》卷四：「雅園即楳林小隱，在史家巷，顧吏部予咸所構。今僅存一池一阜，中有爽致軒（金聖嘆書）。又有八景曰：虹橋春漲、綠沼荷香、明致桐陰、臥雲石壁、渚閣朝烟、荷亭晚霽、爽軒叢桂、曲徑寒梅。顧廣文舜年有八咏詩。」⁶⁵ 吳詞「還剩辟疆園」一句，即用典以言之。范成大《吳郡志》卷十四：「晉辟疆園，自西晉以來傳之。池館林泉之勝，號吳中第一。辟疆姓顧氏。晉唐人題詠甚多，……今莫知遺跡所在。」⁶⁶ 顧震濤《吳門表隱》卷二：「辟疆園，……志載失考，實在西美巷中，郡署東偏。」⁶⁷ 曾晫《曾庭聞詩》卷四〈贈顧松交吏部〉內之「吳下名園數辟疆」⁶⁸ 亦用之也。

吳詞之下闕從「還剩辟疆園」而推衍之，詳述顧氏園林之趣、詩酒之樂。《（民國）吳縣志》卷三十九引褚篆〈依園記〉：

⁵⁹ [清] 顧予咸：《雅園居士自敘》，收入《叢書集成續編》（上海：上海書店，1994年），第25冊，頁161-162。

⁶⁰ [清] 顧柏年：《雅園居士自敘·附跋》，頁164。

⁶¹ 顧予咸：《雅園居士自敘》，頁162。

⁶² 孟森：〈奏銷案〉，《心史叢刊》（臺北：秀威資訊科技公司，2013年），頁32。

⁶³ [清] 顧用霖：《雅園居士自敘·附跋》，頁163。

⁶⁴ [清] 李銘皖：《（同治）蘇州府志》，收入《中國地方志集成·江蘇府縣志輯》（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1991年），第7輯，頁368。

⁶⁵ [清] 顧震濤：《吳門表隱》（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1999年），頁45。

⁶⁶ [宋] 范成大：《吳郡志》（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1999年），頁185。

⁶⁷ 顧震濤：《吳門表隱》，頁21。

⁶⁸ [清] 曾晫：《曾庭聞詩》，收入《四庫禁燬書叢刊·集部》，第166冊，頁456。

術。家貧，好施予，多儲藥以活貧者。……邑舉鄉飲，不赴，卒，年七十八。子同芳。」⁷⁴又卷二十一：

李同芳，字濟美。萬曆庚辰舉禮部第二人，成進士，授刑部主事，遷禮部，歷員外，典乙酉湖廣試，進郎中。……出為浙江提學副使。絕造請，精藻鑑，所拔多名士。陞湖廣荊南道參政，……陞貴州按察使，……改廣東參政，再進按察使，……陞山東右布政使，……擢副都御史，巡撫山東。……旋里後杜門卻掃，寂如寒素。……卒，年八十餘，贈工部右侍郎，予祭葬。子胤昌。⁷⁵

又卷二十五：

李允昌，字文長。同芳長子。萬曆庚子領鄉薦第一。辛丑成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丁未分校禮闈，得士李光斗冠房。壬子主楚試。……父歿，時允昌已五十二，哀毀過常，遂卒。長子孟函，字三一，以恩蔭中崇禎己卯副貢。好古樂善，邑中稱長者，選錢塘知縣，未任，卒。子可衛、可沂。⁷⁶

徐乾學《憺園文集》卷二十八〈湖廣按察司提學僉事候補布政使司參議元仗李公墓志銘〉：「公諱可沂，字賓侯，又字元仗，別號處厚。世為崑山望族。高祖諱某，贈某官。曾祖諱騰芳，明萬曆庚辰進士，累官都察院右副都御史，巡撫山東，贈工部左侍郎。祖諱胤昌，萬曆辛丑進士，翰林院編修。父諱孟函，崇禎己卯副榜貢生，候選知縣，贈刑部山東清吏司郎中。」⁷⁷此處所及之「高祖諱某」當即李棠，「騰芳」或係「同芳」之訛。

吳詞「金粟道人，草堂松竹」兩句，《明史》卷二八五〈顧德輝傳〉：「顧德輝，字仲瑛，崑山人。家世素封，輕財結客，豪宕自喜。年三十，始折節讀書，購古書、名畫、彝鼎、祕玩，築別業於茜涇西，曰玉山佳處，晨夕與客置酒賦詩其中。……園池亭榭之盛，……冠絕一時。……自號金粟道人。」⁷⁸此借「金粟道人」顧德輝之「草堂松竹」，以美李棠之城南精舍也。考王世貞《弇州山人續稿》卷

⁷⁴ [清]張鴻：《(道光)崑新兩縣志》，收入《中國地方志集成·江蘇府縣志輯》，第15輯，頁433。

⁷⁵ 同前註，頁311。

⁷⁶ 同前註，頁383。

⁷⁷ [清]徐乾學：《憺園文集》，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，第1412冊，頁671。

⁷⁸ [清]張廷玉：《明史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4年），第24冊，頁7325-7326。

一二六〈懷石李翁墓表〉：

李氏之先為崑山人，而業儒。高帝時，崑山之占儒籍者首盧氏，而李為第六家，時以比故中原盧、李二姓云。有光祿丞某者，生七子，……又次為蘭石公某，饒陰德，應鄉飲賓。有二子，而翁其季也，諱棠，字某，少治經術，有聲，而奪於病，弗竟就，因傍曉軒岐家言，不復稱仕進矣，而郡邑之習經術者爭延而致之塾。……有子同芳，其治經精甚，又工屬文，教授諸弟子，所薦十倍於翁時。翁乃徙居城南，築精舍，雜詩卉竹環之，稍稍斥買古圖籍，釀清醕，不復別擇，客至則留與樂飲，謹笑窮旦夕。⁷⁹

「青蓮居士，藜閣文章」，蔣一葵《堯山堂外紀》卷二十六：「李白嘗至湖州，司馬問白何人。白以詩答曰：『青蓮居士謫仙人，酒肆藏名四十春。湖州司馬如相問，金粟如來是後身。』」（白居易青蓮鄉，故號青蓮居士。）⁸⁰孫星衍《三輔黃圖》卷六「天祿閣」條：「劉向於成帝之末校書天祿閣，專精覃思。夜有老人著黃衣，植青藜杖，叩閣而進見。向暗中獨坐誦書，老父乃吹杖端煙然，因以見向，授五行洪範之文。……至曙而去，請問姓名，云：『我是太乙之精，天帝聞卯金之子有博學者，下而觀焉。』」⁸¹此借李白與劉向之典，以喻李同芳、李胤昌之博學善文也。張溥《七錄齋文集近稿》卷三〈李爾公稟序〉：「爾公大父學士、王大父中丞兩公文學貴顯，世所師事。」⁸²李爾公（李可衛）之「大父學士、王大父中丞」即李同芳、李胤昌也。又張大復《明人列傳稿》「李同芳」條：「讀書一覽都盡，無所遺失。弱冠，馳聲鬻校間，雅自負，然莫能窺其際。戊辰，用天子覃恩，貢入太學，名高兩都，爭幣聘經人師。……庚辰，舉禮部試第二人，授刑部主事。」⁸³又「李胤昌」條：

以力學起家，掇巍科，……而公負可兼千人之資，漱潤咀英，落筆五色，雅為楚黃樊孝介先生所器重。庚子，秋試，卷為西浙徐公可求所得，遂解南服，徐頗自詫廬陵、眉山無能遠過。比國門懸書，而天下士盡推公，固是出

⁷⁹ [明]王世貞：《弇州山人續稿》，收入《明代傳記叢刊》（臺北：明文書局，1991年），第153輯，頁707-709。

⁸⁰ [明]蔣一葵：《堯山堂外紀》，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，第1194冊，頁245。

⁸¹ [清]孫星衍：《三輔黃圖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1936年），頁47。

⁸² [明]張溥：《七錄齋文集近稿》，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，第1387冊，頁325。

⁸³ [明]張大復：《明人列傳稿》，收入《中國史學叢書三編》（臺北：臺灣學生書局，1987年），第3輯，頁263。

藍之青也。時中丞方賈捧在京師，公上春官試，遇中丞，逆旅商校元牘，執手珍重而去。明年辛丑，中禮部試，選改庶常。癸卯，授編修。當是時寧波、歸德、山陰同在政府，稍立異同，有所屬草，皆以諮編修。編修放筆滾滾，無弗當政府旨者，然亦時有補掾，政府各退語其容：「李編修非獨詞臣之冠，他日國體端有賴焉。」……編修明經術，所著書甚多，稿留邸第者殆可十人舉之，惜不盡傳於世。然而《導歎》一書，駸駸與蘇氏《易傳》爭烈矣。⁸⁴

「傳家久，朱門開累葉，畫省付諸郎」，即寄望李可衛、李可汧伯仲之顯達也。《（光緒）崑新兩縣續修合志》卷三十一：「李可汧，……工詩古文，吐納風流，兼曉音律。明崇禎己卯，以郡諸生領鄉薦。順治乙未，成進士，授行人，遷刑部主事。……擢湖廣提學僉事。……兄可衛，字爾公。能詩文，入復社。」⁸⁵張溥《七錄齋文集近稿》卷二〈五經註疏大全合纂序〉：「鹿城李爾公可衛，世家子，好學尚經術。」⁸⁶潘道根《崑山名家詩人小傳》卷一「李可衛」條：「可衛，字爾公，號養拙。明山東巡撫同芳曾孫。大父允昌，翰林院編修。父孟函，副貢生，選錢塘知縣。可衛由廩生蔭入太學生，有聲復社，通星學及堪輿術。……著有《遐齋稿》。」⁸⁷又「李可汧」條：「可汧，字元仗，初名開鄴，字賓侯，號處厚。明季，領鄉薦。順治乙未，成進士，為刑部主事。……性恬退，與葉方藹躋顯位，可汧擢湖廣僉事，提督學政，以內艱歸，不復出。所著詩有《花萼集》。」⁸⁸

通過以上對吳詞古典與今典之箋釋，不難看出李氏「家門之盛」。而「故園兵火」句，所指乃順治二年之崑山大屠也。《研堂見聞雜記》：「城竟破，殺戮一空，其逃出門踐溺死者，婦女嬰孩無算。崑山頂上僧寮中匿婦女千人，小兒一聲，搜戮殆盡，血流奔瀉，如澗水暴下。兩邑之慘，惟崑為甚。」⁸⁹如吳詞之「十載」乃實

⁸⁴ 同前註，頁 305-307。

⁸⁵ [清]金吳瀾：《（光緒）崑新兩縣續修合志》，收入《中國地方志集成·江蘇府縣志輯》，第 16 輯，頁 517。

⁸⁶ 張溥：《七錄齋文集近稿》，頁 288。

⁸⁷ [清]潘道根：《崑山名家詩人小傳》，收入《上海圖書館未刊古籍稿本》（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08 年），第 17 冊，頁 40-41。

⁸⁸ 同前註，頁 52。

⁸⁹ [清]王家楨：《研堂見聞雜記》，收入《明清史料叢書八種》（北京：北京圖書館出版社，2005 年），第 6 冊，頁 356-357。

在數，則其之作於順治十二年或可推知。是年，李氏仲子可泐「成進士」，故吳詞有「傳家久，朱門開累葉，畫省付諸郎」之謂。

六

《梅村家藏藁》卷二十二〈沁園春·贈柳敬亭〉：

客也何為，十八之年，天涯放游。正高談拄頰，淳于曼倩，新知抵掌，劇孟曹丘。楚漢縱橫，陳隋遊戲，舌在荒唐一笑收。誰真假，笑儒生誑世，定本春秋。眼中幾許王侯，記珠履三千宴畫樓，歎伏波歌舞，淒涼東市，征南士馬，慟哭西州。只有敬亭，依然此柳，雨打風吹絮滿頭。關心處，且追陪少壯，莫話閒愁。⁹⁰

「十八之年」，《瑤華集》卷十七作「八十之年」⁹¹，兩者似皆有可通處。一者，《梅村家藏藁》卷五十二〈柳敬亭傳〉：「柳敬亭者，揚之泰州人，蓋曹姓。年十五，獷悍無賴，名已在捕中，走之盱眙，困甚，挾稗官一冊，非所習也，耳剽久，妄以其意抵掌盱眙市，則已傾其市人。好博，所得亦緣手盡，有老人日為釀百錢，從寄食，久之，過江，……之揚州，之杭，之吳，……之金陵。」⁹²沈龍翔〈柳敬亭傳〉：「李公三才開府泰州，緝地方不法，長吏以逢春應，時十七八歲一惡少耳。開府輕其罪，乃出亡，之泰興，傭於某。久之意不樂，遂去。遊四方，至寧國，醉臥敬亭山下，垂柳拂其身，遂慨然曰：『吾今姓柳矣，即號敬亭可乎？』於是名逢春，號敬亭焉。」⁹³據之可言柳氏「十八之年，天涯放游」。二者，汪懋麟《百尺梧桐閣詩集》卷八〈柳敬亭說書行〉：「吳陵有老年八十，白髮數莖而已矣。……盛名一時走南北，敬亭其字柳其氏。……老去流落江左間，……長安客舍忽相見，龍鍾一老胡來此？翦燈為我說齊諧，壯如擊筑歌燕市。」⁹⁴龔鼎孳《定山堂詩集》卷四十三〈和

⁹⁰ 吳偉業：《梅村家藏藁》，頁163。

⁹¹ [清] 蔣景祁：《瑤華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2年），頁1019。

⁹² 吳偉業：《梅村家藏藁》，頁282。

⁹³ [清] 沈龍翔：〈柳敬亭傳〉，《江蘇文史資料》（泰州：泰州人民印刷廠，1995年），第87輯，頁125。

⁹⁴ [清] 汪懋麟：《百尺梧桐閣詩集》，收入《百尺梧桐閣集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0年），中冊，頁822-823。

曹澹餘少宗伯贈柳叟敬亭四絕句〉其一：「金臺易水風蕭瑟，銅翟摩挲晚自憐。七十九年纔入雒，天留遺老話遺編。」⁹⁵此亦可言柳氏「八十之年，天涯放游」。然竊以為「八十之年」於義更長，蓋吳詞之「客也何為」、「天涯放游」正與汪詩「龍鍾一老胡來此」相仿佛也。

「眼中幾許王侯，記珠履三千宴畫樓」，《史記》卷七十八〈春申君傳〉：「春申君者，楚人也，名歇，姓黃氏。……春申君既相楚，……楚復彊，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，春申君舍之於上舍。趙使欲夸楚，為瑋瑋簪，刀劍室以珠玉飾之，請命春申君客。春申君客三千餘人，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，趙使大慙。」⁹⁶此指柳氏嘗在王侯縉紳宴飲之所奏技。《梅村家藏藁》卷五十二〈柳敬亭傳〉：「與人談，初不甚諧謔，徐舉一往事相酬答，澹辭雅對，一坐傾靡。諸公以此重之，亦不盡以其技彊也。當是時，士大夫避寇南下，僑金陵者萬家。大司馬吳橋范公以憂兵開府，名好士，相國何文端闔門避造請，兩家引生為上客。」⁹⁷黃宗羲《南雷文定》前集卷十〈柳敬亭傳〉：「之揚，之杭，之金陵，名達于縉紳間，華堂旅會，閒亭獨坐，爭延之使奏其技，無不當於心稱善也。」⁹⁸「華堂旅會」云云，正切「宴畫樓」之意。

「伏波歌舞，淒涼東市」，《後漢書》卷二十四〈馬援列傳〉：「馬援字文淵，扶風茂陵人也。……又交阯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，攻沒其郡，九真、日南、合浦蠻夷皆應之，寇略嶺外六十餘城，側自立為王。於是璽書拜援伏波將軍，……南擊交阯。」⁹⁹此以「馬伏波」切馬逢知。余懷《板橋雜記》：「柳敬亭，……善說書，……酒酣以往，擊節悲吟，傾靡四座。蓋優孟、東方曼倩之流也。後入左寧南幕府，出入兵間。寧南亡敗，又遊松江馬提督軍中，鬱鬱不得志。」¹⁰⁰俞樾《茶香室三鈔》卷四「柳敬亭晚為蔡襄敏客」條：「吳梅村作〈楚兩生行〉，亦止言柳生近客於雲間帥。雲間帥即馬提督逢知也。」¹⁰¹董含《三岡識略》卷三「馬鎮圖逆」條：「馬逢

⁹⁵ [清] 龔鼎孳：《定山堂詩集》，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，第1403冊，頁255。

⁹⁶ [漢] 司馬遷：《史記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59年），第7冊，頁2387-2395。

⁹⁷ 吳偉業：《梅村家藏藁》，頁282。

⁹⁸ [清] 黃宗羲：《南雷文定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70年），頁164。

⁹⁹ [宋] 范曄：《後漢書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5年），第3冊，頁827-838。

¹⁰⁰ [清] 余懷：《板橋雜記》，收入《余懷全集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1年），頁432。

¹⁰¹ [清] 俞樾：《茶香室三鈔》，收入《茶香室叢鈔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5年），第3冊，頁1053。

知，初名進寶，起家群盜。由浙移鎮雲間。性貪橫，自奉僭侈。……時海寇未靖，逢知密使往來，江上之變，先期約降，要封王爵，反形大露。事定，科臣成公肇毅特疏糾之。朝廷恐生他變，下溫旨徵之，繫若盧，妻女發配象奴。未幾，與二子伏鑕東市。」¹⁰²

「征南士馬，慟哭西州」，《晉書》卷七十九〈謝安傳〉：「謝安字安石，……時會稽王道子專權，……詔遣侍中慰勞，遂還都。聞當輿入西州門，自以本志不遂，深自慨失，……尋薨，時年六十六。……羊曇者，太山人，知名士也，為安所愛重。安薨後，輟樂彌年，行不由西州路。嘗因石頭大醉，扶路唱樂，不覺至州門。左右白曰：『此西州門。』曇悲感不已，以馬策扣扉，頌曹子建詩曰：『生存華屋處，零落歸山丘。』慟哭而去。」¹⁰³此以「征南」切左良玉。《明史》卷二七三〈左良玉傳〉：「左良玉，字崑山，臨清人。……〔崇禎〕十七年三月，詔封良玉為寧南伯。……福王立，晉良玉為侯。」¹⁰⁴黃宗羲《南雷文定》前集卷十〈柳敬亭傳〉：

甯南南下，皖帥欲結歡甯南，致敬亭于幕府。甯南以為相見之晚，使參機密，軍中亦不敢以說書目敬亭。甯南不知書，所有文檄，幕下儒生設意修詞，援古證今，極力為之，甯南皆不悅，而敬亭耳剽口熟，從委巷活套中來者，無不與甯南意合。嘗奉命至金陵，是時朝中皆畏甯南，聞其使人來，莫不傾動加禮，宰執以下，俱使之南面上坐，稱柳將軍，敬亭亦無所不安也。¹⁰⁵

左良玉對柳氏有知遇之恩，故其歿後柳氏頗有羊曇之悲。《梅村家藏藁》卷五十二〈柳敬亭傳〉：「復來吳中，每被酒，嘗為人說故甯南時事，則歔歔灑泣。」¹⁰⁶陳維崧《湖海樓詩集》卷二〈贈柳敬亭〉其一：「憶昔孤軍鄂渚秋，武昌城北戰雲愁。如今衰白誰相問，獨對西風哭故侯（指寧南侯也）。」¹⁰⁷

以上是筆者針對梅村個別詞什所發表的臆見，僅供參考，內中如有掛一漏萬，

¹⁰²〔清〕董含：《三岡識略》，收入《四庫未收書輯刊》，第4輯，第29冊，頁654。

¹⁰³〔唐〕房玄齡：《晉書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4年），第7冊，頁2072-2077。

¹⁰⁴張廷玉：《明史》，第23冊，頁6987-6997。

¹⁰⁵黃宗羲：《南雷文定》，頁164。

¹⁰⁶吳偉業：《梅村家藏藁》，頁283。

¹⁰⁷〔清〕陳維崧：《湖海樓詩集》，收入《陳維崧集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0年），上冊，頁610。

間或求之過深而轉致穿鑿處，還祈讀者正之為幸。惟梅村之詞什多至百闕，其中大多可作深入之探微或詳審之徵實，筆者學殖荒落，力不能逮，是所望於博雅君子者矣。

